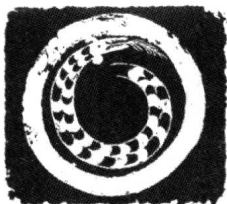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一

西亚考古史

(1842-1939)

拱玉书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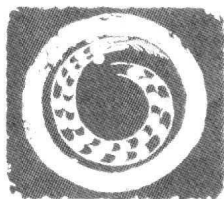
文物出版社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一

西亚考古史

(1842-1939)

拱玉书 著



文物出版社

北京·2002

封面设计 张希广

责任编辑 谷艳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亚考古史:1842~1939年/拱玉书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4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ISBN 7-5010-1293-8

I.西… II.拱… III.考古学史-西亚-1842~1939 IV.K88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8525 号

西 亚 考 古 史

拱玉书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web@wenwu.com

北京市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4 月第一版 2002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张:16.75

ISBN 7-5010-1293-8/K·548 定价:80 元

**本书的出版得到
“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
经费资助**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伯谦

副主任：王天有 王邦维 程郁缀 郭之虞

徐天进 赵化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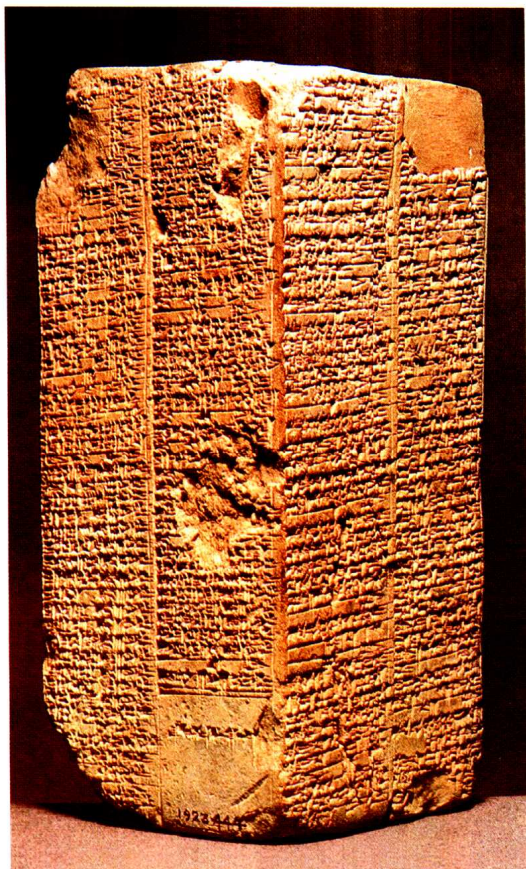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世长 王天有 王邦维 李伯谦

严文明 宋豫秦 何芳川 赵化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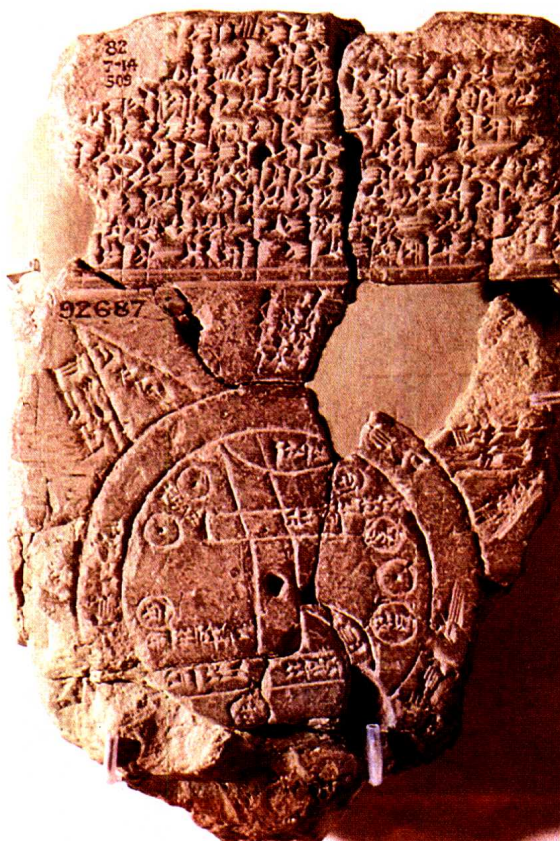
赵 辉 拱玉书 高崇文 郭之虞

徐天进（常务） 夏正楷 程郁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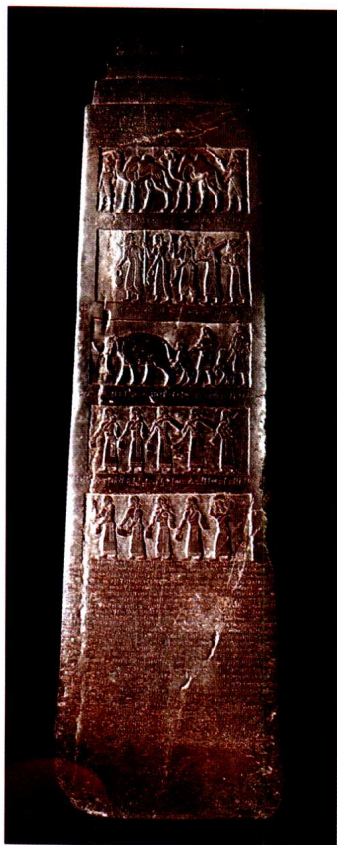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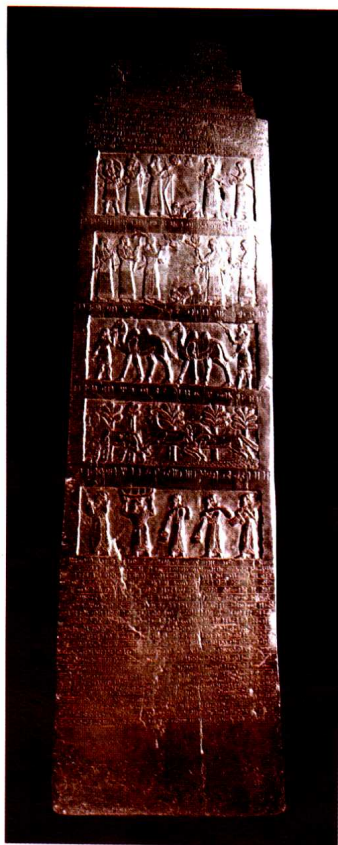
彩版 1

刻有“苏美尔王表”的四面泥柱。基本包括了从“洪水前”到伊辛第一王朝结束为止的各主要王朝的国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Hrouda 1991，58 页）



彩版 2

新巴比伦时期（约前 7~前 6 世纪）的世界地图。当时人们认为世界是个圆盘，周围是“苦海”（Hrouda 1991，25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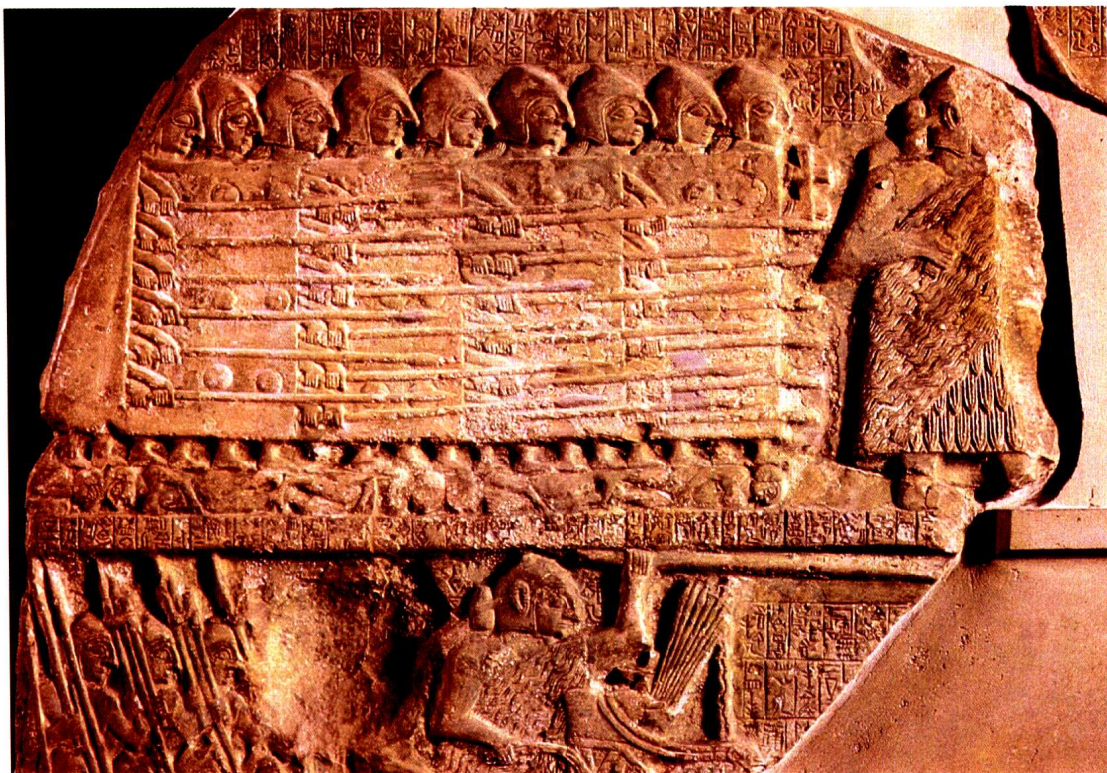
彩版 3—1、2

黑色方尖碑。1846 年由莱亚德在尼姆鲁德发现，高 2 米，创作于萨尔曼纳萨尔三世统治时期，是亚述人留给后世的图文并茂的重要历史文献（Hrouda 1991，134/135 页）



彩版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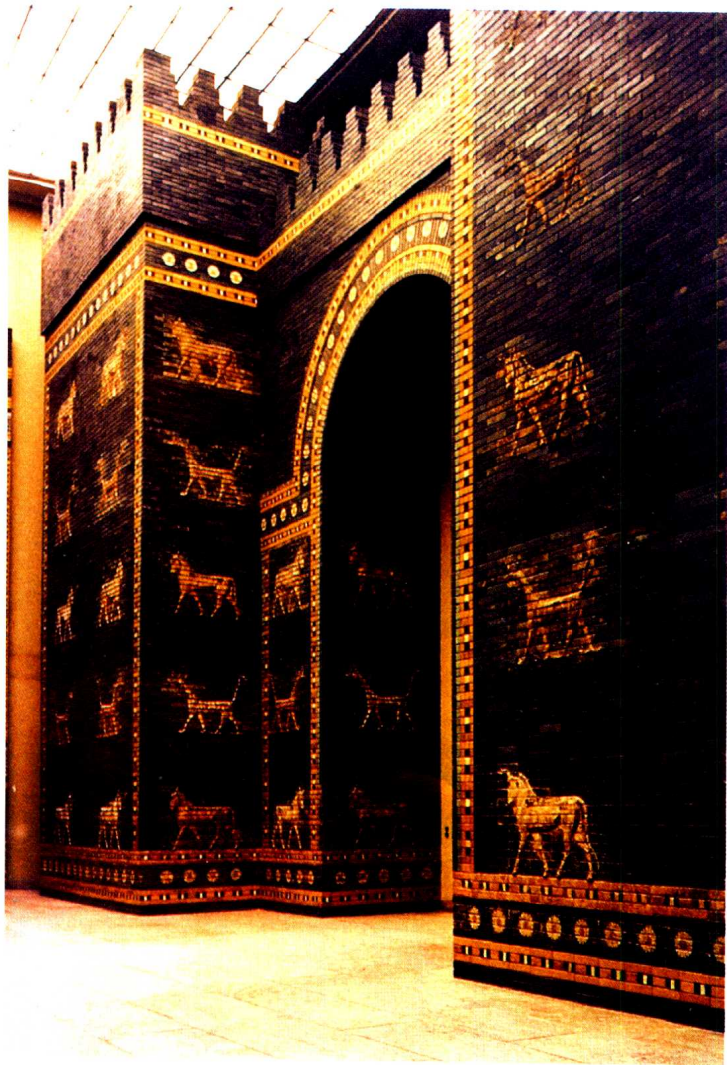
莱亚德在尼姆鲁德发现的亚述石板浮雕
(Hrouda 1991，347 页)



彩版 5 安纳吐姆鹭碑残片。石灰石碑刻，原高 1.8 米，宽 1.3 米，上部为半圆形，是第一个通过文字和图像记载历史事件的石碑（Hrouda 1991，74 页）



彩版 6
在苏萨发现的纳拉姆辛胜利纪念碑。沙石质，高 2 米。纳拉姆辛是阿卡德王朝第四个国王，石碑是为纪念战胜居住在扎格罗斯山区的卢卢拜人而创作的，公元前 12 世纪被远征巴比伦的埃兰国王掠夺到埃兰首都苏萨（Hrouda 1991，339 页）



彩版 7

德国柏林近东博物馆的伊施塔城门复原图。复原的城门高 14.3 米，原始高度不详。建筑材料为彩釉烧砖，神兽由彩釉浮雕砖镶嵌而成，反复出现的神兽是“龙蛇”和公牛（Roaf 1998，193 页）



彩版 8

巴比伦南宫正殿正面墙上用彩釉浮雕砖镶嵌的雄狮（Wilhelm 1998，20 页）

彩版 9—1、2

乌鲁克石膏石瓶。高 105 厘米，瓶口直径为 31 厘米
(Hrouda 1991, 328/32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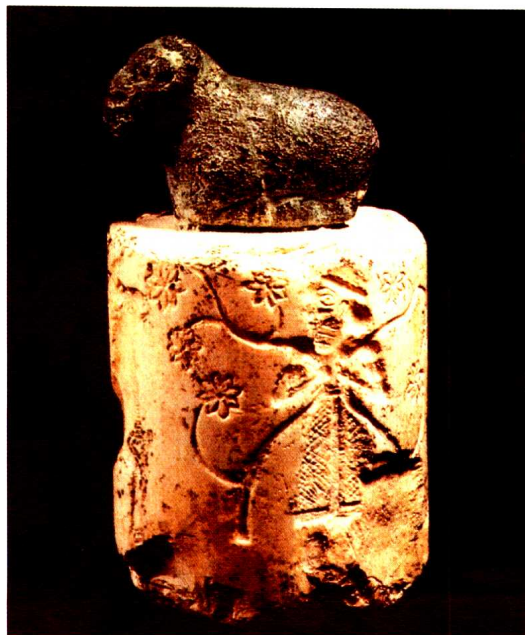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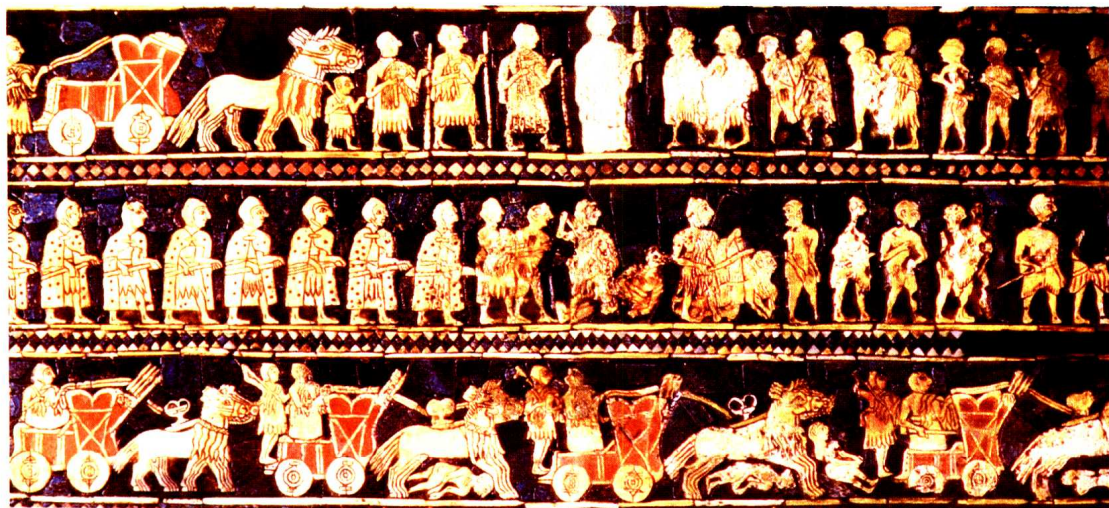
彩版 10

乌鲁克出土的滚印。
“钮”为山羊形，年代在
公元前 3100~前 2900 年
(Wilhelm 1998, 4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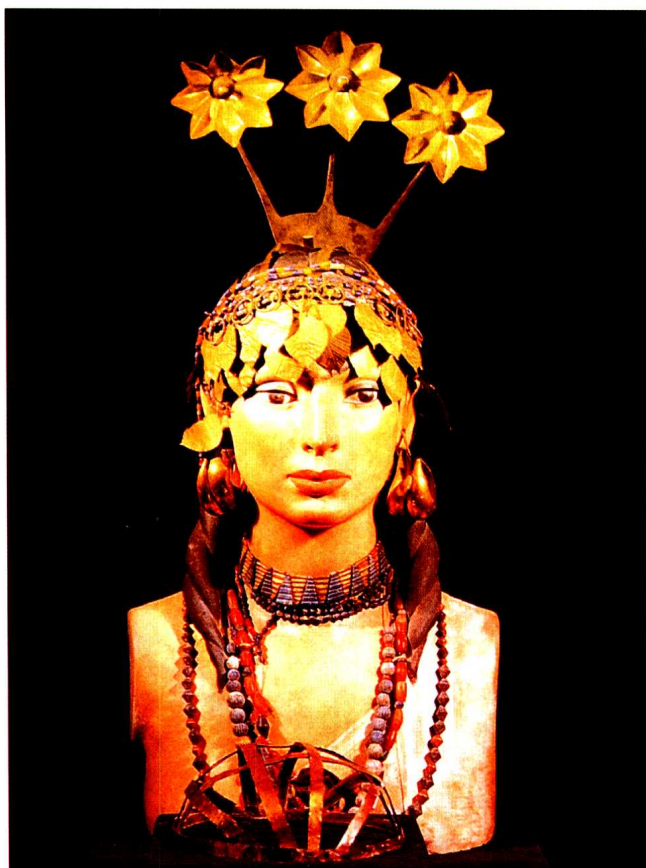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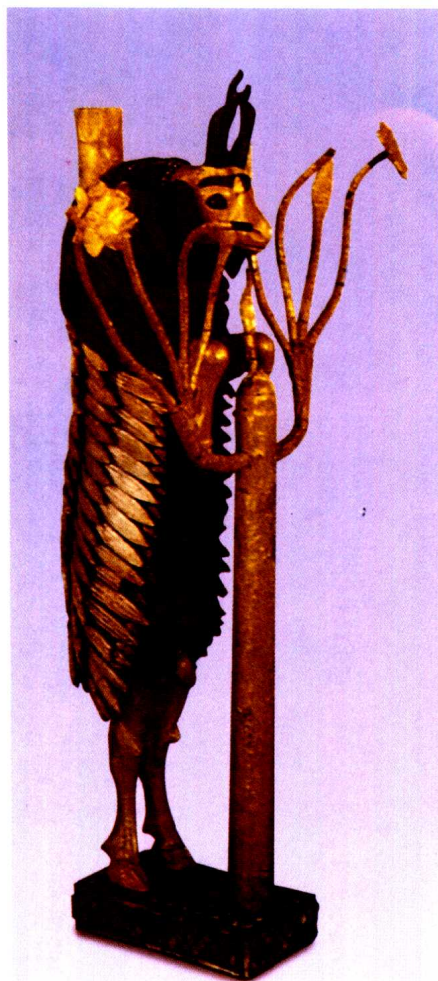
彩版 11

乌鲁克的祭司王。石膏雕塑，
残存部分高 18 厘米
(Hrouda 1991, 315 页)





彩版 12 乌尔王陵出土的镶嵌板，学术界一般把它称为“乌尔军旗”。它可能是一种乐器音箱的装饰，长 47 厘米，高 20 厘米（Ilrouda 1991，334/335 页）



彩版 13 乌尔王陵出土的金银首饰（Ilrouda 1991，6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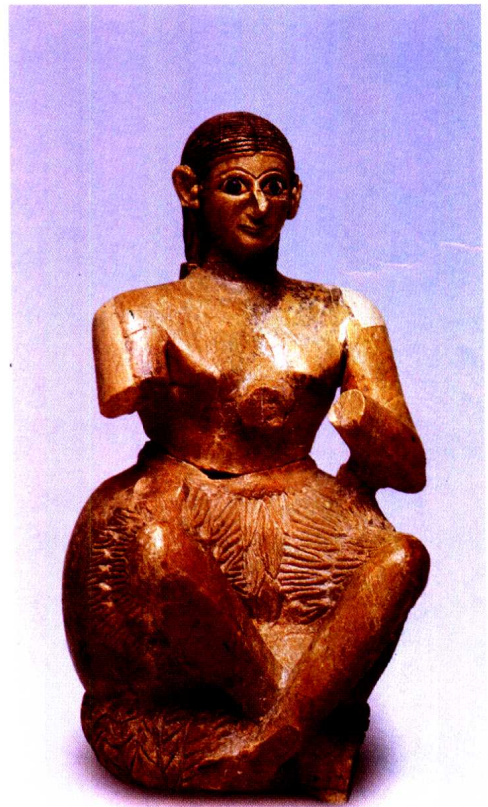
彩版 14

乌尔王陵出土的殉葬品：山羊与生命树。高 47 厘米（Roaf 1998，93 页）



彩版 15

拉萨出土的青铜像。手部和面部镀金。为卢纳纳为汉穆拉比长命百岁而祈祷（Hrouda 1991, 216 页）



彩版 16

马里出土的石雕像：歌手乌尔南希（Roaf 1998, 91 页）



彩版 17

在伊施查里得到的(不是通过发掘)“四面神”青铜像。年代属公元前 2 千年代早期,高 17 厘米 (Hrouda 1991, 229 页)

彩版 18

用失蜡法浇铸的四马双轮战车。高 7.2 厘米 (Hrouda 1991, 267 页)



序

刘家和

这是拱玉书博士所撰的《西亚考古史》。一看到这样的书名，有人大概就会觉得它是和自己关系遥远的一部学术专著。它是一部学术专著，这一点没有问题；不过，它是否就和自己关系遥远呢？这还要具体地加以分析。如果一个人读书太过于注重直接的研究对象，那么，只要他的专业不是西亚考古史，他是会把这本书看得很遥远的。且不说非历史或考古学界的人，就是从事中国考古研究的学者，他的具体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的遗址与文物，他也有可能觉得西亚的考古与他关系遥远；就是从事世界古代史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他的具体研究对象是历史，他也有可能觉得西亚考古与他关系遥远。对于这样的有“心远地自偏”学术习性的人，只要不是直接的，就会是遥远的。当然人们对自己的治学途径都有选择的自由，专心致志地在一点上求精，也是必要的。可是，非直接性的、从而似乎遥远的事物，有时恰好在更深的层次上与我们所直接关心的对象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问题在于人们的注意力是否深入到了这样的层次上了。只要注意到了这样的层次，不仅治中国考古和世界古代史的学者会觉得此书对自己关系重要，而且，即使是一般非专业的读者，也会对此书有兴趣的。承玉书博士好意，把《西亚考古史》书稿及有关背景资料带来给我看，并嘱写一篇序。我并非这一方面的专家，也没有什么专业方面的独到见解要借此机会说明，恰好相反，我甚感在这一方面的专业知识不足，而作为一个从事古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人，又有对这一方面的知识加以了解的迫切需要，所以愿意略述几点感想，以欢迎此书的出版，并就教于读者诸君。

第一，凡是从事于世界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人，都会知道，在我们对于古代近东的历史知识里，尤其是关于公元前 1000 年代中叶以前的历史，从传统的文献所得的确切信息寥寥无几，基本史料都出于近百余年来的考古发现。我们做世界古代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于此更有深切体会。为了教学、编写教材或写文章，我们总不能不掌握必要的史料。一般治古史的学者都认为，史料来源越古越好，因为它切近历史的发生过程，所以治科技者书唯求新，而治古史者则惯于书唯求旧。可是，到了古代西亚史的领域，情况就有了根本的变化，史料书也必须求新。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注意于考古的进展。再则，做研究少不了要看一些有关的专著，以掌握有关问题研究发展的历史。而在古代西亚史的领域，研究史又几乎是与考古史紧密结合的。这样，我们就又不能不注意于考古的进展。在我们看不同时期的学者著作时，常会发现，对于许多事情本身及其分

析, 前后的学者的根据与议论就常有不同。譬如, 我们过去常会参考《剑桥古代史》(第一版), 以后此书以单册的形式出第二版, 以后又陆续出了第三版。关于近东、西亚的史料及论断, 新本对于旧本的补充和纠正的地方真太多了, 简直令人要刮目相看。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一方面尽量追踪人家研究的新成果, 但另一方面也常常感到被动, 总是跟在别人后面, 难以在学术上有主动创新的余地。为什么呢? 就因为我们与那里的考古相当隔膜, 尤其是对于那里的考古发展的进程和趋势缺乏必要的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一本书当然会是我们所热切期待的。

第二, 如果既做世界古代史研究, 也做中国古代史研究, 同时还试图做一些比较研究, 那么我们会发现, 考古学对于中外古史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是同样重要的。尽管在《圣经旧约》、希罗多德《历史》等书中都有关于巴比伦的故事, 西亚文明早期的信史还是靠考古发现建立的; 同样, 尽管早在《尚书》、《诗经》等书中就有关于尧、舜及三代的记载, 而中国文明早期的信史仍然离不开考古学。不过, 如果具体地考察中国与西亚的考古发展的历史, 那么, 我们会发现许多同中之异。发掘地下文献并加以解释, 在中国和西亚考古研究工作里同样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但是, 双方的具体情况却有十分值得注意研究的差异。当中国学者最初看到甲骨片上的符号时, 他们尽管对其中的许多符号并不认识, 但是能够确认那是古代文字, 并且能够释读其中的一些。而在西亚, 当学者们最初看到楔形文字的时候, 他们可以推想那是古代的文字, 可是根本不知道那些到底是记录什么语言的、什么人的文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 因为中国学者不仅认识楷书体汉字, 而且认识楷书体由之而来的隶书体汉字; 不仅认识隶书, 而且认识隶书由之而来的篆字; 而认识了篆字, 便有了认识青铜器上的金文的桥梁; 认识了金文, 就又有认识了认识甲骨文的桥梁。所以, 尽管一般识楷书字的人不能认识金文或甲骨文, 但是其间的文化信息桥梁连续未断, 学者们完全可以循着这一桥梁由已知推求未知。所以中国学者对于古文字做的是考释工作, 考旧以知新, 推陈而出新。在西亚古文字研究中, 情况就另是一样了。学者在那里最初面临的是茫然一片, 没有任何现存直接的文化信息桥梁, 所以他们做的是一种破读(decipher)的工作。他们只是在经过曲折的途径寻找到那种古今间的文化信息桥梁之后, 才解决了文献释读的问题。如果我们要对中国与西亚古文明做比较的研究, 那么了解与分析中国与西亚双方考古研究途中的异同就具有深层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一本书同样会是我们所热切期待的。

第三, 在即将过去的 20 世纪里, 中国考古学家为我国的考古事业做出了令人敬佩的卓越贡献, 使我们的古史研究有了许多新天地、新成果。但是, 我们的考古学在世界上还是比较年轻的, 比西方国家起步要晚。西方人在西亚所取得的考古成绩, 对于我们的考古学来说是会很有借鉴作用的。就此一点而言, 这一本书对于中国考古学界也应当

是一份珍贵的礼品。还不能不指出的是，我们的考古成就还只局限于中国境内，还没有能像西方人那样到海外去开拓新天地。于是，我们在研究世界考古发展史上就落后于人。当然，这不是我们学者的问题，而是近百余年以来中国在西方列强压迫下国力不振的结果。只要看一看这本书，我们会清楚地知道，西方人在西亚的考古是随其东指的殖民势力而兴起的。当然这只是说明一个事实，而绝无贬低西方学者考古成就的意思。现在，旧的殖民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国家也逐渐地发展起来，我们的学术界也逐渐地和国外学术界建立起友好的联系，我们的学者到西亚参加考古工作并做出自己的贡献的时节已经不会太远了。而要参加在西亚的考古工作，不了解西亚考古的历史，那怎么办呢？这样，这一本书就更加具有新的意义，我希望它能成为我们在西亚的考古贡献的一枝报春的花！

第四，我不认为这一本书对于今天的一般读者来说就是一件奢侈品。随着传播手段的现代化和普及化，现在中国人的科学、文化知识的眼界和水平，已经远非过去可比。知道在中国以外还有其他文明古国，并且还有一定程度的感性知识的人，在人口中的比率大概不会比电视普及率低。对于对西亚古文明已经有一定感性知识的人来说，他们难道就不会想一想这些知识是从什么途径得来的吗？现在我们正在强调人的素质教育，人的素质对于我们国家在新世纪的全球性的竞争中的成绩将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这样，这一本书对于广大的有一定文化的读者来说同样是需要。

玉书博士此书，不仅在国内是垦荒之作，在国外也未见有任何现成的外文蓝本。他作此书，如蜜蜂之酿蜜，采集多书然后以己意成之。此书之内容结构与分期，均为作者自己研究之心得，实为难能可贵。当然此书也有其不足之处，那就是只写到二次大战，而战后的部分目前尚付阙如。所以在欢迎此书出版之同时，也希望其续篇不久后会面世。

2001年10月

目 录

序	刘家 and (I)
前言	(1)
第一章 自然环境和资源	(4)
第一节 地质	(4)
第二节 地形	(6)
第三节 海岸线	(8)
第四节 盐碱化	(9)
第五节 气候	(10)
第六节 植物	(11)
第七节 动物	(14)
第八节 水	(14)
第九节 “丘”	(17)
第二章 古典著作与《旧约》	(20)
第一节 古典著作	(20)
第二节 《旧约》	(28)
第三章 欧洲人的实地考察 (1160 ~ 1842 年)	(31)
第四章 文字考古——楔形文字的解读 (1802 ~ 1857 年)	(47)
第一节 古波斯语铭文的解读	(47)
第二节 埃兰语铭文的解读	(57)